北史/卷03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十二 ◄

北史
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一

► 卷三十四

李靈曾孫:元忠　渾弟子:璨　璨曾孫:德饒　公緒　李順玄孫:元操　李孝伯兄孫:謐　謐弟子:士謙　李裔子:子雄　李義深弟:幼廉

李靈

李靈，字武符，趙郡平棘人也。父勰，字小同，恬靜好學，有聲趙、魏間。道武平中原，聞其已亡，哀惜之，贈宣威將軍、蘭陵太守。

神䴥中，太武徵天下才俊，靈至，拜中書博士。再遷淮陽太守。以學優，選授文成皇帝經，加中散、內博士，賜爵高邑子。文成踐阼，卒于洛州刺史，贈定州刺史、鉅鹿公，諡曰簡。

靈子 恢

子恢襲，以師傅子，拜長安鎮副將，進爵爲侯，假鉅鹿公。後東平王道符謀反，遇害，贈定州刺史、鉅鹿公，諡曰貞。恢弟綜，事見於後。

靈孫恢子 悅祖

長子悅祖，襲爵高邑侯，例降爲伯，卒。

靈曾孫悅祖子 瑾

悅祖子瑾，字伯瓊，襲，位大司農卿。瑾淳謹好學，老而不倦。卒，贈司空。

靈孫悅祖弟 顯甫

悅祖弟顯甫，豪俠知名，集諸李數千家于殷州西山，開李魚川方五六十里居之，顯甫爲其宗主。以軍功賜爵平棘子，位河南太守，贈安州刺史，謚曰安。

靈曾孫顯甫子 元忠

子元忠，少厲志操。粗覽書史及陰陽術數，有巧思，居喪以孝聞。襲爵平棘子，魏清河王懌爲營明堂大都督，引爲主簿。遭母憂去任，歸李魚川。嘗亡二馬，既獲盜，即以與之。在母喪，哭泣哀動旁人，而飲酒騎射不廢，曰：「禮豈爲我？」初元忠以母多患，專心醫藥，遂善方技，性仁恕，無貴賤皆爲救療。家素富，在鄉多有出貸求利，元忠焚契免責，鄉人甚敬之。孝莊時，盜賊蜂起，清河有五百人西戍；還經南趙郡，以路梗，共投元忠，奉絹千餘匹。元忠唯受一匹，殺五牛以食之，遣奴爲導，曰：「若逢賊，但道李元忠遣。」如言，賊皆舍避。及葛榮起，元忠率宗黨作壘以自保，坐於大槲樹下，前後斬違命者凡三百人。賊至，元忠輒卻之。葛榮曰：「我自中山至此，連爲趙李所破，則何以能成大事？」乃悉眾攻圍，執元忠以隨軍。賊平，就拜南趙郡太守。好酒，無政績。

及莊帝幽崩，元忠棄官，潛圖義舉。會齊神武東出，元忠便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奉迎。神武聞其酒客，未即見之。元忠下車獨坐，酌酒擘脯食之，謂門者曰：「本言公招延俊傑，今聞國士到門，不能吐哺輟洗，其人可知。還吾刺，勿復通也。」門者以告，神武遽見之。引入，觴再行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，長歌慷慨。歌闋。謂神武曰：「天下形勢可見，明公猶欲事爾硃乎？」神武曰：「富貴皆由他，安敢不盡節。」元忠曰：「非英雄也。高乾邕兄弟曾來未？」是時，高乾邕已見，神武因紿曰：「從叔輩粗，何肯來？」元忠曰：「雖粗，並解事。」神武曰：「趙郡醉！」使人扶出，元忠不肯起。孫騰進曰：「此君天遣來，不可違也。」神武乃復留與言，元忠慷慨流涕，神武亦悲不自勝。元忠進從橫之策，深見嘉納。又謂神武曰：「殷州小，無糧仗，不足以注大事。冀州大藩，若向冀州，高乾邕兄弟必爲明公主人。殷州便以賜委。冀、殷合，滄、瀛、幽、定自然

弭從。唯劉誕黠胡，或當乖拒，然非明公之敵。」神武急握元忠手而謝焉。時殷州刺史爾硃羽生阻兵據州，元忠聚眾與大軍禽斬之。神武即令行殷州事。累遷太常卿、殷州大中正。後以從兄瑾年長，以中正讓之。

魏孝武帝納神武女爲後，詔元忠致娉于晉陽。每宴席論舊事，元忠曰：「昔日建義，轟轟大樂，比來寂寥無人問，更欲覓建義處。」神武撫掌笑曰：「此人逼我起兵。」賜白馬一匹。元忠戲曰：「若不與侍中，當更覓建義處。」神武曰：「建義處不慮無，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。」元忠曰：「止爲此翁難遇，所以不去。」因捋神武須大笑。神武悉其雅意，深重之。後神武奉送皇后，仍田于晉澤，元忠馬倒，良久乃蘇。神武親自撫視，封晉陽縣伯。後爲光州刺史，時州境災儉，人皆菜色，元忠表求賑貸，被報聽用萬石。元忠以爲少，遂出十五萬石賑之。事訖，表陳，朝廷嘉而不責。徵拜侍中。

元忠雖處要任，初不以物務干懷，唯以聲酒自娛，大率常醉。家事大小，了不關心。園庭羅種果藥，親朋尋詣，必留連宴賞。每挾彈攜壺，遊遨里閈。每言寧無食，不可使我無酒；阮步兵吾師也，孔少府豈欺我哉。後自中書令復求爲太常卿，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故。神武欲用爲僕射，文襄言其放達常醉，不可委以台閣。其子搔聞之，請節酒。元忠曰：「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；爾愛僕射時，宜勿飲酒。」每言于執事，雲年漸遲暮，乞在閑冗，以養餘年，乃除驃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。曾貢文襄王蒲桃一盤，文襄報以百縑，其見賞重如此。

孫騰司馬子如嘗詣元忠，逢其方坐樹下，葛巾擁被，對壺獨酌。庭室蕪曠，使婢卷兩褥以質酒肉。呼妻出，衣不曳地。二公相視，歎息而去，大餉米絹，受而散之。俄復以本官領衞尉卿。卒，有米三石，酒數斛，書籍藥物，充滿篋架。未及賻至，金蟬質絹，乃得斂焉。贈司徒，諡曰敬惠。初，元忠將仕，夢手執炬入其父墓。中夜驚起，甚惡之。旦告其受業師，占云：「大吉，可謂光照先人也。」竟如其占。

性甚工彈，彈桐葉常出一孔，擲棗栗而彈之，十中七八。嘗從文襄入謁魏帝，有梟鳴殿上，文襄命元忠彈之，問得幾丸而落，對曰：「一丸奉至尊威靈，一丸承大將軍意氣，兩丸足矣！」如其言而落之。子搔嗣。

靈玄孫元忠子 搔

搔字德沈，少聰敏，有才藝。曾采諸聲，別造一器，號曰八弦，時人稱有思理。武定末，

自丞相記室除河內太守。居數載，流人盡復。代至，將還都，父老號泣，追送二百餘里，生爲立碑。終於儀曹郎。

靈玄孫搔妹 法行

搔妹曰法行，幼好道，截指自誓不嫁，遂爲尼。所居去鄴三百里，往來恆步，在路或不得食，飲水而已。逢屠牽牛，脫衣求贖，泣而隨之。雉兔馴狎，入其山居房室。齊亡後，遭時大檢，施糜粥于路。異母弟宗侃與族人孝衡爭地相毀，尼曰：「我有地，二家欲得者，任來取之，何爲輕致忿訟？」宗侃等慚，遂讓爲閒田。

靈曾孫 渾

渾字季初，靈之曾孫也。祖綜，行河間郡，早卒。父遵，字良軌，有業尚，爲魏冀州征東府司馬。京兆王愉冀州起逆，遇害。贈幽州刺史，諡曰簡。

渾以父死王事，除給事中。後以四方多難，求爲青州征東司馬，與河間邢邵、北海王昕俱奉老母攜妻子，同赴青、齊。未幾而爾硃榮入洛，衣冠殲盡，物論以爲知幾。時河北流移人聚青土，眾逾二十萬，共劫河間邢杲爲主，起自北海，襲東陽。青州刺史元世俊欲謀誅之，府人遂猜貳。渾乃與長史崔光韶具陳禍福，由是歃血而盟，上下還睦。普泰中，崔社客反於海岱，攻圍青州，詔渾爲都官尚書、東北道行台，赴援。社客諸城各自固保，渾以社客賊之根本，烏合易離，若銜枚夜襲，便可禽殄。如社客就禽，諸郡可傳檄而定。諸將尚遲疑，渾乃決行。果禽社客，斬首送洛陽，海隅清定。

天平初，丁母憂，行喪塚側，殆將滅性。武定初，兼散騎常侍、聘梁使主。梁武謂曰：「伯陽之後，久而彌盛，趙李人物，今實居多。」使還，爲東郡太守。以贓賄征還。齊文襄王使武士提以入，置諸庭。渾抗言曰：「將軍今日猶自禮賢邪？」文襄笑而舍之。齊天保初，除太子少保。時太常邢邵爲少師，吏部尚書楊愔爲少傅，論者榮之。以參禪代儀注，賜爵涇陽縣男。文宣以魏《麟趾格》未精，詔渾與邢邵、崔㥄、魏收、王昕、李伯倫等修撰。嘗謂魏收曰：「雕蟲小技，我不如卿；國典朝章，卿不如我。」尋除海州刺史。后土人共圍州城，城中多石無井，常食海水，賊絕其路。城內先有一，夏旱涸竭，渾齋戒朝服而祈焉，一朝天雨，泉流湧溢。賊以爲神，應時駭散。渾捕斬渠帥，傳首鄴都。渾妾郭，在州干政納貨，坐免，卒於鄴。

靈玄孫渾子 湛

子湛，字處元，涉獵文史，有家風。兼通直散騎常侍、聘陳使副，襲爵涇陽男。渾與弟繪、緯俱爲聘使主，湛又爲使副，是以趙郡人士，目爲四使。

靈曾孫渾弟 繪

繪字敬文。六歲便求入學，家人以偶年俗忌，不許，遂竊其姊筆牘用之。未逾晦朔，遂通《急就章》，內外以爲非常兒。及長，儀貌端偉，神情朗俊。第五舅河間邢晏每與言，歎其高遠，曰：「若披煙霧，如對珠玉，宅相之寄，良在此甥。」後敕撰五禮，繪與太原王乂同掌軍禮。魏靜帝於顯揚殿講《孝經》、《禮記》，繪與從弟褒、裴伯茂魏收、盧元明等俱爲錄議，簡舉可觀。曆中書侍郎、丞相司馬。每霸朝文武總集，對揚王庭，常令繪先發言端，爲群僚之首。音祠辯正，風儀都雅，聽者悚然，文襄益加敬異。又掌儀注。武定初，兼散騎常侍，爲聘使主。梁武問高相今在何處？黑獺若爲形容？高相作何經略？繪敷對明辯，梁武稱佳。與梁人泛言氏族，袁狎曰：「未若我本出自黃帝，姓在十四之限。」繪曰：「兄所出雖遠，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！」一坐皆笑。前後行人皆通啟求市，繪獨守清尚，梁人重其廉潔。

使還，拜高陽內史。郡境舊有三猛獸，人常患之。繪欲修檻，遂因鬥俱死於郡西。咸以爲化感所致，皆勸申上。繪曰：「猛獸因鬥而斃，自是偶然，貪此爲功，人將窺我。」竟不聽。高陽舊多陂澱，繪至後，澱水皆涸，乃置農正，專主勸課，墾田倍增，家給人足。瀛州三郡人俱詣州，請爲繪立碑於郡街。神武東巡郡國，在瀛州城西駐馬久立，使郎中陳元康喻慰之。河間太守崔諶，恃其弟暹勢，從繪乞麋角鴿羽。繪答書曰：「鴿有六翮，飛則沖天；麋有四足，走便入海。下官膚體疏懶，手足遲鈍，不能近追飛走，遠事佞人。」時文襄使暹選司徒左長史，暹薦繪，既而不果，咸謂由此書。

及文襄嗣業，普代山東諸郡，其特降書征者，唯繪與清河太守辛術二人而已。至，補大將軍從事中郎，遷司馬。文襄以前司徒侯景進賢冠賜繪曰：「卿但直心事孤，當用卿爲三公，莫學侯景叛也。」及文宣嗣事，仍爲丞相司馬。天保初，除司徒右長史。繪質性方重，未嘗趣事權門，以此久而沈屈。卒，贈南青州刺史，諡曰景。子君道，有父風。

靈曾孫繪弟 緯

繪弟緯，字乾經，少聰慧，有才學。與舅子河間邢昕少相倫輩，晚不逮之。位中散大夫。聘梁使主、侍中李神俊舉緯尚書南主客郎。緯前後接對凡十八人，頗爲稱職。鄴下爲之語曰：「學則渾、繪、緯，口則繪、緯、渾。」齊文襄攝選，以緯爲司徒諮議參軍，謂曰：「自郎署至此，所謂不次，以卿人才，故有此舉耳。」梁謝蘭來聘，勞之。蘭問安平諸崔，緯曰：「子玉以還，雕龍絶矣。」崔暹聞之怒。緯詣門謝之，暹上馬不顧。緯語人曰：「雖失要人意，聘梁使不得舍我。」武定五年，兼散騎常侍，使梁。緯常逸游放達，自號「隱君」，蕭然有絶塵之意。使還，除太子家令，卒。齊初，贈北徐州刺史，謚曰文。

靈從子 璨

璨字世顯，靈弟趙郡太守均之子也。身長八尺五寸，容貌魁偉。受學于梁祚，位中書郎，雅爲高允所知。天安初，宋徐州刺史薛安都舉彭城降，詔鎮南大將軍博陵公尉元、鎮東將軍城陽公孔伯恭等迎之，獻文復以璨參二府軍事。安都率文武出迎，元不加禮接，安都還城，遂不降。宋將張永、沈攸之等先屯下磕，元令璨與中書郎高閭入彭城説安都，即與俱載赴軍。元等入城，收管籥。其夜，永攻南門，不克退還。璨勸元乘永，永失據，攻永米船，大破之，於是遂定淮北。加璨甯朔將軍，與張讜對爲兗州刺史，安帖初附。以參定徐州功，賜爵始豐侯，卒，謚曰懿。子元茂襲爵。

璨子 元茂

元茂以寬雅著稱，位司徒司馬、彭城鎮副將，人吏安之。卒，贈顯武將軍、徐州刺史，謚曰順。

子秀之，字鳳起，襲爵，位尚書都官郎。秀之弟子雲，字鳳升；子雲弟子羽，字鳳降；子羽弟子岳，字鳳峙。秀之等並早孤，事母孝謹，兄弟容貌並魁偉，風度審正，而皆早卒。鳳升子道宗，位直閤將軍。道宗弟德林，司徒中兵參軍。

璨孫元茂弟 宣茂

元茂弟宣茂，太和初，拜中書博士，後兼定州大中正，受鄉人財貨，爲御史所劾，除名。正始初，除太中大夫，遷光祿勳。與遊肇往復，肇善之。卒于幽州刺史，遺令薄葬，贈齊州刺史，謚曰惠。

子籍之，字脩遠，性謹正，粗涉書史。位司徒諮議參軍、太中大夫。著《忠誥》一篇，文多不載。卒，贈定州刺史。子徹，仕齊，位尚書左丞。徹子純，隋開皇中爲介州長史。

宣茂玄孫 德饒

純子德饒，字世文。少聰敏好學，有至性。弱冠仕隋爲校書郎，仍直內史省，參掌文翰。轉監察御史，糾正不避權貴。大業三年，遷司隸從事。每巡四方，理冤枉，褒孝悌。雖位秩未通，德行爲當時所重。凡與交結，皆海內髦彥。

性至孝，父母寢疾，輒終日不食，十旬不解衣。及丁憂，水漿不入口五日；哀慟，歐血數升。及送葬，會仲冬積雪，行四十餘里，單縗徒跣，號踴幾絕。會葬者千餘人，莫不爲之流涕。後甘露降於庭樹，有鳩巢其廬，納言楊達巡省河北，詣廬吊慰之，因改所居村名爲孝敬村，裏爲和順裏。後爲金河縣長，未之官，屬群盜蜂起，賊帥格謙、孫宣雅等十餘頭聚眾於勃海，有敕許其歸首。謙等懼，不敢降，以德饒信行有聞，遣奏曰：「若德饒來者，即相率歸首。」帝遣德饒往勃海慰諸賊。至冠氏，會他賊攻陷縣城，見害。

德饒弟 德侶

其弟德侶，性重然諾。大業末爲離石郡司法書佐，太守楊子崇特禮之。及義兵起，子崇遇害，棄屍城下。德侶赴哭盡哀，收瘞之。至介休，詣義師請葬子崇。見許，因贈子崇官，令德侶爲使者，往離石禮葬子崇。

宣茂孫 公緒

徹弟公緒。公緒字穆叔，性聰敏，博通經傳。魏末爲冀州司馬，屬疾去官，絕跡贊皇山。齊天保初，以侍御史征，不就。公緒沈冥樂道，又不閒時務，故誓心不仕。尤明天文，善圖緯之學，嘗謂子弟曰：「吾觀齊之分野，福德不多，國家祚終四七。」及齊亡歲，距天保之元二十八年矣。公緒雅好著書，撰《典言》十卷、《禮質疑》五卷、《喪服章句》一卷、《古今略記》二十卷、《玄子》五卷、《趙記》八卷、《趙語》十二卷，並行於世。公緒既善陰陽之術，有秘記，傳之子孫而不好焉，臨終取以投火。子少通，有學行。

公緒弟概，字季節，少好學。然性倨傲，每對諸兄弟，露髻披服，略無少長之禮。爲齊文襄大將軍府行參軍，進側集，題云「富春公主撰」。閑緩不任事，每被譏訶。除殿中侍御史，修國史。後爲太子舍人，爲副使聘於江南。江南多以僧寺停客，出入常袒露。還，坐事解。後卒于并州功曹參軍。撰《戰國春秋》及《音譜》並行於世。又自簡詩賦二十四首，謂之《達生丈人集》。其序曰：「達生丈人者，生於戰國之世，爵裏姓名無聞焉爾，時人揆其行己，強爲之號。頗好屬文，成輒棄槁。常持論文云：古人有言，性情生於欲。又曰人之性靜，欲實汨之。然則性也者，所受於天，神識是也，故爲形骸之主；情也者所受於性，嗜欲是也，故爲形骸之役。由此言之，情性之辯，斷焉殊異。故其身泰，則均齊死生，塵垢名利，縱酒恣色，所以養情；否，則屏除愛著，擯落枝體，收神反聽，所以養識。是以遇榮樂而無染，遭厄窮而不悶，或出人間，或棲物表，逍遙寄託，莫知所終。」

李順

李順，字德正，鉅鹿公靈之從父弟也。父系，慕容垂散騎侍郎、東武城令。道武定中原，以爲平棘令。卒，贈趙郡太守、平棘男。

順博涉經史，有計策。神瑞中，拜中書博士，轉中書侍郎。從征蠕蠕，以籌略，賜爵平棘子。太武將討赫連昌，謂崔浩曰：「朕前北征，李順獻策數事，實合經略大謀。今欲使總前驅之事，何如？」浩曰：「順智足周務，實如聖旨。但臣與之婚姻，深知其行，然性果於去就，不可專委。」帝乃止。初，浩弟娶順妹，又以弟子娶順女，雖婚媾，而浩頗輕順，順又不伏，由是潛相猜忌，故浩毀之。至統萬，大破昌軍，順謀功居多。後征統萬，昌出逆戰，順破其左軍。及克統萬，帝賜諸將珍寶雜物，順固辭，唯取書數千卷，帝善之。遷給事黃門侍郎。又從擊赫連定於平涼。三秦平，進爵爲侯，遷四部尚書，甚見寵待。

沮渠蒙遜以河西內附，帝欲簡行人，崔浩曰：「宜令清德重臣，奉詔褒慰，尚書順即其人也。」帝曰：「順納言大臣，不宜方爲此使，若蒙遜身執玉帛而朝於朕，復何以加之？」浩曰：「邢貞使吳，亦魏之太常，苟事是宜，無嫌於重。」帝從之，以順爲太常，策拜蒙遜爲太傅，涼王。使還，拜使持節、都督四州諸軍事、長安鎮都大將、甯西將軍、開府，進爵高平公。未幾，徵爲四部尚書，加散騎常侍。延和初，使涼。蒙遜辭疾，箕坐隱几，無起動狀。順正色大言曰：「不謂此叟無禮，乃至於是！」握節而出。蒙遜使中兵校郎楊定歸追順曰：「太常雲朝廷賜不拜之詔，是以敢自安耳；若曰爾拜爾跽，而

不承命，乃小臣之罪矣。」順曰：「齊桓公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周公賜胙，命曰伯舅無拜，而桓公降而拜受。今朝廷未有不拜之詔，而便偃蹇自取，此乃速禍之道。」蒙遜拜伏盡禮。

順還，帝問與蒙遜往復辭，及其政教得失。順曰：「蒙遜專威河右，三十許年，經涉艱難，粗識機變，雖不能貽厥孫謀，猶足以終其一世。但前歲表許十月送曇無懺，及臣往迎，便乖本意，不臣不信，於是而甚。以臣觀之，不復周矣。」帝曰：「若如卿言，則效在無遠，襲世之後，早晚當滅。」對曰：「臣略見其子，並非才俊。如聞敦煌太守牧犍，器性粗立，若繼蒙遜，必此人也。然比之于父，僉雲不逮，殆天所用資聖明也。」帝曰：「朕方事於東，未暇營西，如卿所言，三五年間，不足爲晚。」及蒙遜死問至，太武謂順曰：「卿言蒙遜死，驗矣；又言牧犍立，何其妙哉！朕克涼州，亦當不遠。」於是賜絹千匹、廄馬一乘，寵待彌厚，政無巨細，無所不參。崔浩惡之。

順凡使涼州十二回，太武稱其能。而蒙遜數與順遊宴，頗有悖言，恐順泄之，以金寶納順懷中，故蒙遜罪釁得不聞。又西域沙門曇無懺有方術，在涼州，詔追之。順受蒙遜金，聽殺之。浩並知之，密言於帝。帝未之信。太延三年，順復使涼州，及還，帝問以將平河右計，順以人勞既久，不可頻動，帝從之。五年，議征涼州，順以涼州乏水草，不宜遠征。崔浩固以爲宜征，帝從浩議。及至姑臧，甚豐水草，帝與景穆書，頗嫌順。後謂浩曰：「卿昔所言，今果驗矣。」克涼州後，聞受蒙遜金而聽其殺曇無懺，益嫌之。猶以寵舊，未加其罪，尚詔順差次群臣，賜以爵位。順頗受納，品第不平。涼州人徐桀發其事，浩又毀之。帝大怒，刑順於城西。順死後數年，其從父弟孝伯爲太武知重，居中用事。及浩誅，帝怒甚，謂孝伯曰：「卿從兄往雖誤國，朕意亦未至此。由浩，遂殺卿從兄。」皇興初，順子敷等貴寵，獻文追贈順侍中、鎮西大將軍、太尉公、高平王，諡曰宣王。妻邢氏曰孝妃。順四子。

順長子 敷

長子敷，字景文。真君二年，選入中書教學，以忠謹給侍東宮，以爲中散。與曆、盧遐、度世等並以聰敏內參機密。敷性謙恭，加有文學，文成寵遇之。遷秘書下大夫，賜爵平棘子。後兼錄南部，遷散騎常侍、南部尚書、中書監，領內外秘書，襲爵高平公。朝政大議，事無不關。及宋徐州刺史薛安都、司州刺史常珍奇等以彭城、懸瓠降，于時朝議謂未必可信，敷乃固執必然。乃遣師接援，淮海寧輯。敷既見待二世，兄弟親戚在朝者十餘人。弟弈又有寵于文明太后。曆列其隱罪二十餘條，獻文大怒，皇興四年，誅敷兄

弟，削順位號爲庶人。敷從弟顯德、妹夫廣平宋叔珍等皆坐關亂公私，同時伏法。敷兄弟敦崇孝義，家門有禮，至於居喪法度，吉凶書記，皆合典則，爲北州所稱美。既致斯禍，時人嘆惜之。

敷弟 式

敷弟式，字景則，學業知名。位西兗州刺史、濮陽侯。式自以家據權要，心慮危禍，常敕津吏，台有使者，必先啟然後度之。既而使人卒至，始雲南過，既濟，突入執式赴都，與兄俱死。

順孫式子 憲

子憲，字仲軌，清粹善風儀，好學有器度。太和初，襲爵，又降爲伯。拜秘書中散，雅爲孝文知賞。後拜趙郡太守。趙修與其州裏，修歸葬父母也，牧守以下畏之累跡，憲不爲屈，時人高之。後以党附高肇，爲御史所劾。正光五年，行雍州刺史，尋除七兵尚書。孝昌中，除征東將軍、揚州刺史、淮南大都督。及梁平北大將軍元樹等來寇，憲力屈而降。因求還國。既至，敕付廷尉。憲女婿安樂王鑒據相州反，靈太后謂鑒心懷劫脅，遂詔賜憲死。永熙中，贈儀同三司、尚書令、定州刺史，謚曰文靖。子希遠，字景沖，早卒。希遠子祖悛，襲祖爵。

順曾孫憲子 希宗

希遠弟希宗，字景玄。性寬和，儀貌雅麗，有才學。位金紫光祿大夫。齊神武擢爲中外府長史。文宣帝納其第二女爲皇后。位上党太守，卒。贈司空公、殷州刺史，謚曰文簡。

順玄孫希宗長子 祖升

希宗長子祖升，儀容瑰麗，垂手過膝，文學足以自通。位齊州刺史。淫于從兵妻，見殺。

順玄孫祖升弟 祖勳

祖升弟祖勳，位給事黃門侍郎。齊文宣以其女爲濟南王妃。除侍中，封丹楊郡王，尋改封公。濟南即位，除趙州刺史。濟南廢，還除金紫光祿大夫。大寧中，昭信後有寵于武

成，除齊州刺史。贓賄狼籍，坐免官。復起爲光州刺史。祖勳性貪慢，兼其妻崔氏驕豪干政，時論鄙之。女侍中陸媼母元氏，即祖勳妻姨，爲此附會，又除西兗州刺史、殿中尚書。祖勳無才幹，自少及長，居官無可稱述。卒，贈尚書右僕射。武平中，將封後兄君璧等爲王，還復祖勳王爵。其弟祖欽封竟陵王，位光祿卿。祖勳第三弟祖納，兄弟中最有識尚，以經史被知，卒于散騎常侍。

順曾孫希宗弟 希仁

希宗弟希仁，字景山，有學識。卒于侍中、太子詹事。子公統，仕齊，位員外郎。高歸彥之反，公統爲之謀主。歸彥敗，伏法。其母崔氏當沒官，其弟宣寶行賕，改籍注老。事發，武成帝棓殺之，肝腦塗地。

順曾孫希仁弟 騫

希仁弟騫，字希義，博涉經史，文藻富贍。位散騎常侍、殷州大中正、尚書左丞。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梁。後坐事免，論者以爲非罪。騫嘗贈親友盧元明、魏收詩云：「監河愛升水，蘇子惜餘明。益州達友趣，廷尉辯交情。」蓋失職之志云。後除給事黃門侍郎，卒。其文筆別有集錄。齊受禪，贈儀同三司，謚曰文惠。

順曾孫騫弟 希禮

騫弟希禮，字景節，性敦厚，容止樞機，動遵禮度。起家著作佐郎，修起居注。歷位太常少卿，兼廷尉少卿，行魏尹事，豫州刺史。仍居議曹，與邢邵等議定禮律。卒于信州刺史。

順玄孫希禮子 元操

子孝貞，字元操，好學善屬文。仕齊，釋褐司徒府參軍事。與弟孝基同見吏部郎中陸昂。昂戲之曰：「弟名孝基，兄其替矣！」孝貞對曰：「禮雖不肖，請附子臧。」昂握手曰：「士固不妄有名，吾賢必當遠至。」簡靜，不妄通接賓客。射策甲科，拜給事中。稍遷兼通直散騎常侍，副李翥使陳。

孝貞從姊則昭信皇后，從兄祖勳女爲廢帝濟南王妃，祖欽女一爲後主娥英，一爲琅邪王

儼妃，祖勳叔騫女爲安德王延宗妃。諸房子女，多有才貌，又因昭信後，所以與帝室姻媾重疊。兄弟並以文學自達，恥爲外戚家。于時黃門侍郎高乾和親要用事，求婚於孝貞，孝貞拒之。由是有隙，陰譖之，出爲太尉府外兵參軍。後曆中書舍人。

武平中，出爲博陵太守，不得志。尋爲司州別駕。後復兼散騎常侍，騁周使副。還，除給事黃門侍郎，待詔文林館，假儀同三司。以美於詞令，敕與中書侍郎李若、李德林別掌宣傳詔敕。周武帝平齊，授儀同三司、小典祀下大夫。宣帝即位，轉吏部下大夫。隋文帝爲丞相，孝貞從韋孝寬討尉遲迥，以功授上儀同三司。開皇初，拜馮翊太守，爲犯廟諱，於是稱字元操。

後數歲，遷蒙州刺史，吏人安之。自此不復留意文筆。人問其故，慨然歎曰：「五十之年，倏焉已過，鬢垂素髮，筋力已衰，宦意文情，一時盡矣，悲夫！」然每暇日，輒引賓客，弦歌對酒，終日爲歡。後徵拜內史侍郎，與內史令李德林參典文翰。元操無干劇之用，頗稱不理。上譴怒之，敕御史劾其事。由是出爲金州刺史，卒官。所著文集三十卷行於世，子元玉。

順玄孫元操弟 孝基

元操弟孝基，亦有才學，風詞甚美。以衞尉丞待詔文林館，位儀曹郎中。孝基弟孝俊，太子洗馬。孝俊弟孝威，字季重，涉學有器幹，兄弟之中，最爲敦篤。位太尉外兵參軍，修起居注。仕隋，禮部侍郎、大理少卿。

式弟 弈

式弟弈，字景世，美容貌，有才藝。位都官尚書、安平侯，與兄敷同死。太和初，文明太后追念弈兄弟，及誅腊，存問憲等一二家，歲時賜以布帛。

弈弟 冏

弈弟冏，字道度，少爲中散，逃避得免。後歷位度支尚書。太和二十一年，孝文幸長安，冏以咸陽山河險固，秦、漢舊都，勸帝去洛陽都之。後孝文引見冏，笑謂曰：「昔婁敬一說，漢祖即日西駕。尚書今以西京說朕，使朕不廢東轅。當是獻可理殊，所以今古相反耳。」冏曰：「昔漢祖起於布衣，欲藉險以自固，婁敬之言，符於本旨。今陛下德洽

四海，事同隆周，是以愚臣獻説，不能上動。」帝大悅。

冏性鯁烈，敢直言，常面折孝文，彈駁公卿，無所回避，百寮皆憚之。孝文常加優禮，每車駕巡幸，恆兼尚書右僕射。雖才學不及諸兄，然公強當世，堪濟過之。卒。

順孫冏子 祐

子祐，字長禧，篤穆友于，見稱於世。歷位給事中，累遷博陵太守，所在亦以清幹著。順弟修基，陳留太守，卒。子探幽，高平太守。探幽兄子洪鸞，河間太守。

李孝伯

李孝伯，高平公順從父弟也。父曾，少以鄭氏《禮》、《左氏春秋》教授爲業。郡三辟功曹，並不就，曰：「功曹之職，雖曰鄉選高第，猶是郡吏耳；北面事人，亦何容易。」州辟主簿，到官月餘，乃歎曰：「梁敬叔雲'州郡之職，徒勞人耳'。道之不行，身之憂也。」遂還家講授。道武時，爲趙郡太守，令行禁止。并州丁零數爲山東害，知曾能得百姓死力，憚不入境。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，賊長謂趙郡地也，責之，還令送鹿故處。郡謠曰：「詐作趙郡鹿，猶勝常山粟。」其見憚如此。卒，贈荊州刺史、柏仁子，謚曰懿。

孝伯少傳父業，博綜群言，美風儀，動有法度。從兄言之太武，徵爲中散，謂曰「真卿家千里駒也」。遷秘書奏事中散，轉散騎侍郎、光祿大夫，賜爵魏昌子。以軍國機密，甚見親寵，謀謨切秘，時人莫能知。遷北部尚書。以頻從征伐規略之功，進爵壽光侯。

真君末，宋文帝聞車駕南伐，遣其弟太尉、江夏王義恭率眾赴彭城。太武至彭城，登亞父塚以望城內，遣送其俘蒯應至小市門，宣詔勞問。義恭等問應士馬數，曰：「中軍四十餘萬。」宋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人獻酒二器、甘蔗百挺，並請駱駝。帝明旦復登亞父塚，遣孝伯至小市門，駿亦使其長史張暢對。孝伯曰：「主上有詔詔太尉、安北，可暫出門，欲與相見。今遣賜駱駝及貂裘雜物。」暢曰：「有詔之言，何得稱之於此？」孝伯曰：「卿家太尉、安北是人臣不？縱爲鄰國之君，何爲不稱詔於鄰國之臣？又何至杜門絶橋？」暢曰：「二王以魏帝營壘未立，此精甲十萬，恐輕相陵踐，故且閉城。待彼休息兵士，然後共修戰塲，克日交戲。」孝伯曰：「令行禁止，主將常事，何用廢橋杜門？復何以十萬誇大？我亦有良馬百萬，復可以此相矜。」既開門，暢屏人卻仗，出受

賜物。孝伯曰：「詔以貂裘賜太尉，駱駝騾馬賜安北。」義恭獻皮袴褶一具，駿奉酒二器、甘蔗百挺。帝又遣賜義恭、駿等氈各一領，鹽各九種，並胡豉。孝伯曰：「有後詔：凡此諸鹽，各有所宜。白鹽食鹽，主上自所食；黑鹽療腹脹氣滿，末之六銖，以酒而服；胡鹽療目痛；戎鹽療諸瘡；赤鹽、駁鹽、臭鹽、馬齒鹽四種，並非食鹽。太尉、安北，何不遣人來至朕間，見朕小大，知朕老少，觀朕爲人？」暢曰：「魏帝爲人，久爲往來所具，故不復遣信。」義恭獻蠟燭十挺，駿獻錦一匹。

孝伯風容閒雅，應答如流，暢及左右甚相嗟歎。帝大喜，進爵宣城公。爲使持節、散騎常侍、秦州刺史，卒。贈征南大將軍、定州刺史，謚曰文昭公。

孝伯體度恢雅，明達政事，朝野貴賤，咸推重之。景穆曾啟太武，廣征俊秀，帝曰：「朕有一孝伯，足理天下，何用多爲？假復求訪，此人輩亦何可得？」其見貴如此。性方慎忠厚，每朝廷事有所不足，必手自書表，切言陳諫。或不從者，至於再三，削滅槁草，家人不見。公廷論議，常引綱紀。或有言事者，孝伯恣其所陳，假有是非，終不抑折。及見帝，言其所長，初不隱人姓名，以爲已善。故衣冠之士，服其雅正。自崔浩誅後，軍國謀謨，咸出孝伯。太武寵眷，有亞於浩，亦以宰輔遇之。獻替補闕，其跡不見，時人莫得而知。卒之日，遠近哀傷焉。孝伯美名，聞於遐邇。李彪使江南，齊武帝謂曰：「北有李孝伯，于卿遠近？」其爲遠人所知若此。

其妻崔曠女，高明婦人，生一子元顯。崔氏卒後納翟氏，不以爲妻，憎忌元顯。後遇劫，元顯見害，世雲翟氏所爲也。元顯志氣甚高，爲時人所傷惜。翟氏二子，安人、安上，並有風度。安人襲爵壽光侯，司徒司馬。無子，爵除。安上鉅鹿太守，亦早卒。安人第豹子後追理先封，卒不得襲。

孝伯兄 祥

孝伯兄祥，字元善。學傳家業，鄉党宗之。位中書博士。時尚書韓元興率眾出青州，以祥爲軍司。略地至陳、汝，淮北之人詣軍降者七千餘戶，遷之兗、豫之南，置淮陽郡以撫之。拜祥太守，流人歸者萬餘家，百姓安業。遷河間太守，有威恩之稱。徵拜中書侍郎，人有千餘上書，乞留數年，朝廷不許。卒官，追贈定州刺史、平棘子，謚曰憲。

孝伯從子祥子 安世

子安世，幼聰悟。興安二年，文成帝引見侍郎、博士子，簡其秀俊，欲以爲中書學生。安世年十一，帝見其尚小，引問之。安世陳説父祖，甚有次第，即以爲生。帝每幸國學，恆獨被引問。詔曰：「汝但守此至大，不慮不富貴。」天安初，拜中散，以謹慎，帝親愛之。累遷主客令。

齊使劉纘朝貢，安世奉詔勞之。安世美容貌，善舉止，纘等自相謂曰：「不有君子，其能國乎！」纘等呼安世爲典客。安世曰：「何以亡秦之官，稱于上國？」纘曰：「世異之號，凡有幾也？」安世曰：「周謂掌客，秦改典客，漢名鴻臚，今曰主客。君等不欲影響文、武，而殷勤亡秦。」纘又指方山曰：「此山去燕然遠近？」安世曰：「亦石頭之與番禺耳。」

時每有江南使至，多出藏內珍物，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，令使任情交易。使至金玉肆問價，纘曰：「北方金玉大賤，當是山川所出？」安世曰：「聖朝不貴金玉，所以同於瓦礫；又皇上德通神明，山不愛寶，故川無金，山無玉。」纘初將大市，得安世言，慚而罷。遷主客給事中。

時人困饑流散，豪右多有占奪，安世乃上疏陳均量之制，孝文深納之。後均田之制，起於此矣。出爲相州刺史，假趙郡公。敦農桑，斷淫祀。西門豹、史起有功於人者，爲之修飾廟堂。表薦廣平宋翻、陽平路恃慶，皆爲朝廷善士。初，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，殘掠不已，前刺史薛道舣親往討之，大爲波敗，遂爲逋逃之藪，公私成患。百姓語曰：「李波小妹字雍容，褰裙逐馬如卷蓬。左射右射必疊雙，婦女尚如此，男子那可逢！」安世設方略，誘波及諸子侄三十餘人，斬於鄴市，州內肅然。病卒於家。

安世妻博陵崔氏，生一子柍。崔氏以妒悍見出，又尚滄水公主，生二子，謐、郁。

孝伯從孫安世子 柍

柍字琚羅，涉歷史傳，頗有文才，氣尚豪爽，公強當世。太師、高陽王雍表薦柍爲友。時人多絶戶爲沙門，柍上言：「三千之罪，莫大於不孝，不孝之大，無過於絶祀。安得輕縱背禮之情，而肆其向法之意；缺當世之禮，而求將來之益；棄堂堂之政，而從鬼教乎？」沙門都統僧暹等忿柍鬼教之言，以柍爲謗毀佛法，泣訴靈太后。責之，柍自理曰：「鬼神之名皆是通靈達稱。佛非天非地，本出於人，名之爲鬼，愚謂非謗。」靈太后雖以柍言爲允，然不免暹等意，猶罰柍金一兩。

轉尚書郎，隨蕭寶夤西征，以柈爲統軍。柈德洽鄉閭，招募雄勇，其樂從者數百騎。柈傾家賑恤，率之西討。寶夤見柈至，拊其肩曰：「子遠來，吾事辦矣。」故其下每有戰功，軍中號曰李公騎。寶夤啟柈爲左丞，仍爲別將，軍機戎政，皆與參決。寶夤又啟爲中書侍郎。還朝，除岐州刺史，坐辭不赴任，免官。建義初，河陰遇害。初贈尚書右僕射、殷州刺史，後又贈散騎常侍、驃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、冀州刺史。

俶儻有大志，好飲酒，篤於親知。每謂弟郁曰：「士大夫學問，稽博古今而罷，何用專經爲老博士也？」與弟謐特相友愛。謐在鄉物故，柈慟哭絶氣，久而方蘇，不食數日，期年形骸毀悴，人倫哀歎之。

孝伯從孫安世子 謐

謐字永和，少好學，周覽百氏。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，數年後，璠還就謐請業。同門生爲之語曰：「青成藍，藍謝青，師何常，在明經。」謐以公子徵拜著作佐郎，辭以授弟郁，詔許之。州再舉秀才，公府二辟，並不就。唯以琴書爲業，有絶世之心。覽《考工記》、《大戴禮盛德篇》，以明堂之制不同，遂著《明堂制度論》曰：

余謂論事辯物，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；援證定疑，必有驗于周、孔之遺訓，然後可以稱准的矣。今禮文殘缺，聖言靡存，明堂之制，誰使正之？是以後人紛糾，競興異論，五九之説，各信其習。是非無准，得失相半，故歷代紛紜，靡所取正。乃使裴頠云：「今群儒紛糾，互相掎摭，就令其象可得而圖。其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，爲設虚器耳。況漢氏所作，四維之個，復不能令各處其辰。愚以爲尊祖配天，其義明著，廟宇之制，理據未分，直可爲殿屋以崇嚴父之祀。其餘雜碎，一皆除之。」斯豈不以群儒舛互，並乖其實，據義求衷，莫適可從哉？但恨典文殘滅，求之靡據而已矣，乃復遂去室牖諸制。施之於教，未知其所隆政，求之於情，未可喻其所以必須，惜哉言乎！仲尼有言曰：「賜也，爾愛其羊，我愛其禮。」余以爲隆政必須其禮，豈彼一羊哉？推此而論，則聖人之于禮，殷勤而重之；裴頠之於禮，任意而忽之，是則頠賢于仲尼矣！以斯觀之，裴氏子以不達失禮之旨也。余竊不自量，頗有鄙意，據理尋義，以求其真；貴合雅衷，不苟偏信。乃藉之以《禮傳》，考之以訓注；博采先賢之言，廣搜通儒之説；量其當否，參其同異，棄其所短，收其所長，推義察圖，以折厥衷，豈敢必善，聊亦合其言志矣。

凡論明堂之制者雖眾，然校其大略，則二途而已。言五室者，則據《周禮考工》之記以

爲本，是康成之徒所執。言九室者則案《大戴盛德》之篇以爲源，是伯喈之倫所持。此二書雖非聖言，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。但各記所聞，未能全正，可謂既盡美矣，未盡善也。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，便各是所習，卒相非毀，豈達士之確論哉？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，號曰《禮記》，雖未能全當，然多得其衷，方之前賢，亦無愧矣。而《月令》、《玉藻》、《明堂》三篇，頗有明堂之義，余故採掇二家，參之《月令》。以爲明堂五室，古今通則。其室居中者，謂之太室；太室之東者，謂之青陽；當太室之南者，謂之明堂；太室之西者，謂之總章；當太室之北者，謂之玄堂。四面之室，各有夾房，謂之左右偏，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。室偏之形，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。偏者，即寢之房也。但明堂與寢，施用既殊，故房偏之名，亦隨事而遷耳。今粗書其像，以見鄙意，案圖察義，略可驗矣。故檢之五室，則義明於《考工》；校之戶牖，則數協于《盛德》；考之施用，則事著於《月令》；求之閏也，合《周禮》與《玉藻》。既同夏、殷，又符周、秦，雖乖眾儒，儻或在斯矣。《考工記》曰：「周人明堂，度以九尺之筵。東西九筵，南北七筵，堂崇一筵。五室，凡室二筵。室中度以几，堂上度以筵。」余謂《記》得之於五室，而謬于堂之修廣。何者？當以理推之，令愜古今之情也。夫明堂者，蓋所以告月朔，布時令，宗文王，祀五帝者也。然營構之範，自當因宜創制耳。故五室者，合于五帝各居一室之義。且四時之祀，皆據其方之正，又聽朔布令，咸得其月之辰，可謂施政及俱，二三但允。求之古義，竊爲當矣。鄭康成漢末之通儒，後學所取正。釋五室之位，謂土居中，木火金水各居四維。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，施令聽朔各失厥衷，左右之偏棄而不顧。乃反文之以美說，飾之以巧辭，言水木用事交于東北，木火用事交于東南，火土用事交于西南，金水用事交於西北。既依五行，當從其用事之交，出何經典？可謂工於異端，言非而博，疑誤後學，非所望於先儒也。《禮記·玉藻》曰：「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，閏月則闔門左扉，立於其中。」鄭玄注曰：「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。明堂在國之陽，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。卒事反宿路寢，亦如之。閏月非常月，聽其朔于明堂門下，還處路寢門，終月也。」而《考工記》「周人明堂」，玄注曰：「或舉王寢，或舉明堂，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。」其同制之言，皆出鄭注。然則明堂與寢，不得異矣。而

《尚書·顧命篇》曰：「迎子釗南門之外，延入翼室。」此之翼室，即路寢矣。其下曰：「大貝賁鼓在西房，垂之竹矢在東房。」此則路寢有左右房，見於經史者也。《禮記·喪服·大記》曰：「君夫人卒于路寢。小斂，婦人髽，帶麻于房中。」鄭玄注曰：「此蓋諸侯禮。帶麻于房中，則西南。天子諸侯。」左右房見於注者也。論路寢則明其左右，言明堂則闕其左右偏，同制之說還相矛楯，通儒之注，何其然乎？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，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？

《記》云：東西九筵，南北七筵。五室，凡室二筵。置五室於斯堂，雖使班、倕構思，王爾營度，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。然則三室之間，便居六筵之地，而室壁之外，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。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，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，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，而室戶之外，僅餘四尺而已哉？假在儉約，爲陋過矣。論其堂宇，則偏而非制；求之道理，則未愜人情，其不然一也。

余恐爲鄭學者，苟求必勝，競生異端，以相訾抑，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，南北則狹焉。余故備論之曰：若東西二筵，則室戶之外爲丈三尺五寸矣。南北戶外復如此，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耳。《記》云：「四旁兩夾窗。」若爲三尺之戶，二尺窗，窗戶之間，裁盈一尺。繩樞甕牖之室，篳門圭竇之堂，尚不然矣。假令復欲小廣之，則四面之外，闊狹不齊，東西既深，南北更淺，屋宇之制，不爲通矣。驗之眾塗，略無算焉。且凡室二筵，丈八地耳，然則戶牖之間，不逾二尺也。《禮記·明堂》：「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。」鄭玄注曰：「設斧於戶牖之間。」而鄭氏《禮圖》說扆制曰：「從廣八尺，畫斧文於其上，今之屏風也。」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，此之叵通，不待智者，較然可見矣。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，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，全以置之，猶自不容，矧復戶牖之間哉？其不然二也。

又復以世代驗之，即虞、夏尚朴，殷、周稍文，製造之差，每加崇飾。而夏後世室，堂修二七，周人之制，反更促狹，豈是夏禹卑宮之意，周監鬱鬱之美哉？以斯察之，其不然三也。

又云「堂崇一筵」，便基高九尺，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，于營制之法自不相稱，其不然四也。

又云「室中度以几，堂上度以筵」，而復云「凡室二筵」，而不以几，還自相違，其不然五也。

以此驗之，《記》者之謬，抑可見矣。《盛德篇》云：明堂凡九室、三十六戶、七十二牖，上員下方，東西九仞，南北十筵，堂高三尺也。余謂《盛德篇》得之於戶牖，失之於九室。何者？五室之制，傍有夾房，面各有戶，戶有兩牖，此乃因事立則，非拘異術。戶牖之數，固自然矣。九室者，論之五帝，事既不合，施之時令，又失其辰，左右之個，重置一隅，兩辰同處，參差出入，斯乃義無所據，未足稱也。且又堂之修廣，裁六十三

尺耳，假使四尺五寸爲外之基，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，計其一室之中，僅可一丈，置其戶牖，則于何容之哉？若必小而爲之，以容其數，則令帝王側身出入，斯爲怪矣！此匪直不合典制，抑亦可哂之甚也。余謂其九室之言，誠亦有由。然竊以爲戴氏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，弗見其制，靡知所置，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窗，計其戶牖之數，即以爲九室耳，或未之思也。蔡伯喈，漢末之時學士，而見重於當時，即識其修廣之不當，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爲謬。更修而廣之，假其法象。可謂因僞飾辭，順非而澤，諒可歎矣。余今省彼眾家，委心從善，庶探其衷，不爲苟異。但是古非今，俗間之常情；愛遠惡近，世中之恆事。而千載之下，獨論古制，驚俗之談，固延多誚。脫有深賞君子者，覽而揣之，儻或存焉。

謐不飲酒，好音律，愛樂山水。高尚之情，長而彌固，一遇其賞，悠爾忘歸，乃作《神士賦》。延昌四年卒，年三十二，遐邇悼惜之。其年，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人上書曰：

竊見故處士趙郡李謐，十歲喪父，哀號罷鄰人之相；幼事兄梩，恭順盡友于之誠。十三通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毛詩》、《尚書》，歷數之術，尤盡其長。州閭鄉党，有神童之號。年十八，詣學受業時博士即孔璠也。覽始要終，論端究緒，授者無不欣其言矣。於是鳩集諸經，廣校同異，比《三傳》事例，名《春秋叢林》十有二卷。爲璠等判析隱伏，垂盈百條。滯無常滯，纖豪必舉；通不長通，有枉斯屈。不苟言以違經，弗飾辭而背理，辭氣磊落，觀者忘疲。每曰：「丈夫擁書萬卷，何假南面百城。」遂絶跡下帷，杜門卻掃，棄產營書，手自刪削，卷無重復者四千有餘矣。猶括次專家，搜比黨議，隆科達曙，盛暑通宵。雖仲舒不窺園，君伯之閉戶，高氏之遺漂，張生之忘食，方之斯人，未足爲喻。

謐嘗詣故太常卿劉芳，推問音義，語及中代興廢之由。芳乃歎曰：「君若遇高祖，侍中、太常非僕有也。」前河南尹、黃門侍郎甄琛，內贊近機，朝野傾目，于時親識有求官者，答云：「趙郡李謐，耽學守道，不悶于時，常欲致言，但未有次耳。諸君何爲輕自媒衒？」謂其子曰：「昔鄭玄、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，今汝明師甚邇，何不就業也？」又謂朝士曰：「甄琛行不愧時，但未薦李謐，以此負朝廷耳。」又結宇依岩，憑崖鑿室，方欲訓彼青衿，宣揚墳典，冀西河之教重興，北海之風不墜。而祐善空聞，暴疾而卒。邦國銜殄悴之哀，儒生結摧梁之慕，況璠等或服議下風，或親承音旨，師儒之義，其可默乎？

事奏，詔曰：「謐屢辭徵辟，志守沖素，儒隱之操，深可嘉美。可遠傍惠、康，近准玄晏。謚曰：貞靜處士，並表其門閭，以旌高節。」於是表其門曰「文德」，里曰「孝義」云。

孝伯從孫謐弟 郁

郁字永穆，好學沈靖，博通經史。爲廣平王懷友，深見禮遇。時學士徐遵明教授山東，生徒甚盛。懷征遵明在館，令鬱問其《五經》義例十餘條，遵明所答數條而已。稍遷國子博士。自國學之建，諸博士率不講説，其朝夕教授，唯郁而已。謙虛寬雅，甚有儒者之風。再遷通直散騎常侍。建義中，以兄栱卒，遂撫育孤侄，歸於鄉里。永熙初，除散騎常侍、衞大將軍、左光祿大夫，兼都官尚書，尋領給事黃門侍郎。三年，于顯陽殿講《禮記》，詔鬱執經。鬱解説不窮，群難鋒起，無廢談笑。孝武及諸王凡預聽者，莫不嗟善。尋病卒，贈散騎常侍、驃騎大將軍、尚書左僕射、儀同三司、都督、定州刺史。

孝伯從曾孫郁子 士謙

謐子士謙，字子約，一名容郎，髫齔喪父，事母以孝聞。母曾歐吐，疑中毒，因跪嘗之。伯父栱深所嗟尚，每稱：「此兒吾家顏子也。」年十二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參軍事。後丁母憂，居喪骨立。有姊適宋氏，不勝哀而死。士謙服闋，舍宅爲伽藍。脫身而出，詣學請業，研精不倦，遂博覽群籍，善天文術數。齊吏部尚書辛術召署員外郎，趙郡王睿舉德行，皆稱疾不就。和士開亦重其名，將諷朝廷，擢爲國子祭酒，因辭得免。刺史高元海以禮再致之，稱爲菩薩。隋有天下，畢志不仕。自以少孤，未嘗飲酒食肉，口無殺害之言。親賓至，輒陳樽俎，對之危坐，終日不倦。

李氏宗党豪盛，每春秋二社，必高會極宴，無不沈醉喧亂。嘗集士謙所，盛饌盈前，而先爲設黍。謂群從曰：「孔子稱黍爲五穀之長，荀卿亦云食先黍稷，古人所尚，寧可違乎！」少長肅然，無敢弛惰，退而相謂曰：「既見君子，方覺吾徒之不德也。」士謙聞而自責曰：「何乃爲人疏，頓至於此！」

家富於財，躬處節儉，每以振施爲務。州裏有喪事。不均，至相鬬訟。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，令與多者相埒。兄弟愧懼，更相推讓，卒爲善士。有牛犯其田者，士謙牽置涼處，飼之過於本主。望見盜刈禾黍者，默而避之。其家僮嘗執盜粟者，士謙慰喻之曰：「窮困所致，義無相責。」遽令放之。其奴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，震扼其喉，斃於手

下。震懼請罪，士謙謂曰：「卿本無殺心，何爲相謝？然可速去，無爲吏拘。」性寬厚皆此類也。後出粟萬石以貸鄉人，屬年穀不登，債家無以償，皆來致謝。士謙曰：「吾家餘粟，本圖賑贍，豈求利哉！」於是悉召債家，爲設酒食，對之燔契，曰：「債了矣，幸勿爲念也。」各令罷去。明年大熟，債家爭來償，士謙拒之，一無所受。他年饑，多有死者，士謙罄家資爲之糜粥，賴以全活者萬計；收埋骸骨，所見無遺；至春，又出田糧種子，分給貧乏。趙郡農人德之，撫其子孫曰：「此李參軍遺惠也。」仁心感物，群犬生子，交共相乳。凶年散谷至萬餘石，合諸藥以救疾癘，如此積三十年。或謂士謙：「子多陰德。」士謙曰：「夫言陰德，其猶耳鳴，己獨知之，人無知者。今吾所作，吾子皆知，何陰德之有？」

士謙善談玄理，嘗有客坐，不信佛家應報義。士謙喻之曰：「積善余慶，積惡餘殃，豈非休咎邪？佛經雲'轉輪五道，無復窮已'，此則賈誼所言'千變萬化，未始有極，忽然爲人'之謂也。佛道未來，而賢者已知其然矣。至若鯀爲黃熊，杜宇爲鵑鳩，褒君爲龍，牛哀爲猛獸，君子爲鵠，小人爲猿，彭生爲豕，如意爲犬，黃母爲黿，宣武爲鱉，鄧艾爲牛，徐伯爲魚，鈴下爲烏，書生爲蛇，羊祜前身李氏之子，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？」客曰：「邢子才雲'豈有松柏後身，化爲樗櫟 '，僕以爲然。」士謙曰：「此不類之談也，變化皆由心作，木豈有心乎？」客又問三教優劣，士謙曰：「佛，日也；道，月也；儒，五星也。」客亦不能難而止。

士謙平生時時爲詠懷詩，輒毀其本，不示人。又嘗論刑罰，遺文不具。其略曰：「帝王制法，沿革不同，自可損益，無爲頓改。今之贓重者死，是酷而不懲也。語曰：'人不畏死，不可以死恐之。'愚謂此罪，宜從肉刑，刖其一趾；再犯者，斷其左腕。流刑刖去右手三指；又犯者，下其腕。小盜宜黥。又犯，刖落其所用三指；又不悛，則下其腕。無不止也。無賴之人，竄之邊裔，職爲亂階，適所以召戎矣，非求安之道也。博弈淫遊，盜之萌也，禁而不止，黥之則可。」有識者頗以爲得政體。隋開皇八年，終於家。趙州士女聞之，莫不流淚曰：「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！」會葬者萬餘人。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丘園，條其行狀，詣尚書省請先生之諡，事寢不行，遂相與樹碑於墓。其妻范陽盧氏，亦有婦德。及夫終，所有賻贈，一無所受。謂州裏父老曰：「參軍平生好施，今雖殞歿，安可奪其志哉！」乃散粟五百石以賑窮乏，免奴婢六十人。

案趙郡李氏，出自趙將武安君牧。當楚、漢之際，廣武君左車則其先也。左車十四世孫恢，字仲興，漢桓、靈間，高尚不仕，號有道大夫。恢生定，字文義，仕魏，位漁陽太守。有子四人，並仕晉。平字伯括，爲樂平太守；機字仲括，位國子博士；隱字叔括，

保字季括，位並尚書郎。兄弟皆以儒素著名，時謂之四括。

機子楷，字雄方，位書侍御史，家于平棘南。有男子五人，輯、晃、榮、勁、睿。輯字護宗，晃字仲黃，榮字季黃，勁字少黃，睿字幼黃，並以友悌著美，爲當世所宗，時所謂四黃者也。輯位高密郡守，二子，慎、敦。晃位鎮南府長史，一子，義。勁位書侍御史，四子，盛、敏、隆、喜。睿位高平太守，二子，勖、充。其後，慎、敦居柏仁，子孫甚微。義南徙故壘，世謂之南祖。勖兄弟居巷東，盛兄弟居巷西，世人指其所居，因以爲目，蓋自此也。義字敬仲，位司空長史。生東宮舍人吉，字彥同。吉生尚書郎聰，字小時。聰生真，字。義深事列於後。勖字景賢，位頓丘太守。勖生趙郡太守頤，字彥祖。頤生勰、系、曾，各有令子，事並列於前。盛位中書郎。三子，纘、襲、閣。纘字緯業，位太尉祭酒。生四子，誕、休、重、苞。誕字紹元，假趙郡太守。生四子，建、追、磪、龜。龜字神龜，位州主簿。生二子，鳳林、秀林。

李裔

李裔，字徽伯。父秀林，小名槤，性溫直。太和中，中書博士，爲頓丘相，豪右畏之。景明初，試守博陵郡，抑強扶弱，政以嚴威爲名。以母憂去職。後爲司徒司馬、定州大中正、太中大夫。卒，贈齊州刺史。裔出後伯父鳳林。孝昌中爲定州鎮軍長史，帶博陵太守。于時逆賊杜洛周侵亂州界，裔潛引洛周，州遂陷沒。洛周特無綱紀，至於市令、驛帥咸以爲王，呼曰市王、驛王，乃封裔定州王。洛周尋爲葛榮所滅，裔仍事榮。爾硃榮禽葛榮，遂縶裔及高昂、薛修義、李無爲等於晉陽。從榮至洛，榮死乃免。天平初，以齊神武大丞相諮議參軍，參定策功，封固安縣伯，爲候衞大將軍、陝州刺史。及周文帝攻克州城，見害。東魏贈尚書令、司徒、定州刺史。子子旦襲。子旦弟子雄。

裔子 子雄

子雄少慷慨有大志，陝州破，因隨周軍入長安。家世並以學業自通，子雄獨習騎射。其兄子旦讓之曰：「棄文尚武，非士大夫素業。」子雄曰：「自古誠臣貴仕，文武不備而能濟功業者鮮矣。既文且武，兄何病焉。」子旦無以應。仕周，累遷小賓部。後從達奚武與齊人戰於芒山，諸軍大破，子雄所領獨全。累遷涼州總管長史。從滕王逌破吐谷渾于青海，以功加上儀同。宣帝即位，行軍總管韋孝寬略定淮南，拜亳州刺史。隋文帝總百揆，徵爲司會中大夫，以淮南功，加位上開府。及受禪，拜鴻臚卿，進爵高都郡公。

及晉王廣出鎮并州，以子雄爲河北行台兵部尚書。上謂曰：「吾兒既少，卿兼文武之才，今者推誠相委，吾無北顧憂矣。」子雄頓首流涕，誓以效命。子雄當官正直，侃然有不可犯色，王甚敬憚，吏人稱焉。歲餘，卒官。子公挺嗣。

裔從祖 詵

裔從祖詵字令世，誕弟休之子也。休字紹則，散騎常侍。詵與族兄靈、族弟熙等俱被徵，事在高允《徵士頌》。詵位中書侍郎、京兆太守。詵從祖弟善見，位趙郡太守。善見子顯進，位州主簿、濮陽太守。

詵從祖弟子 顯進

顯進子暎，字暉道，位相州中從事、步兵校尉，贈殷州刺史。暎子普濟，學涉有名，性和韻，位濟北太守，時人語曰「入粗入細李普濟」。武定中，位北海太守。暎弟育，字仲遠，位相州防城別將，以拒葛榮之勳，賜爵趙郡公。後除金紫光祿大夫，卒，贈都官尚書，謚曰貞。子愔襲，與從父兄普濟並應秀才舉，時人謂其所居爲秀才村。愔位太子舍人。

顯進孫愔族叔 肅

愔族叔肅，字彥邕，位員外常侍。初諂附侍中元暉。後以左道事侍中穆紹。常裸身被髮，晝復銜刀，於隱屏處爲紹求福。故紹愛之，薦爲黃門郎。性酒狂，從靈太后幸江陽王繼第，侍飲頗醉，言辭不遜，抗辱太傅、清河王懌。爲有司彈劾，太后恕之。卒于夏州刺史。

肅從弟 皦

肅從弟皦，字景林，有學識，位廷尉少卿，贈齊州刺史，謚曰宣。子慎，武定中，位東平太守。

皦從弟 仲旋

皦從弟仲旋。司徒左長史、恆農太守。先是宮、牛二姓阻險爲害，仲旋示以威惠，即並

歸伏。累遷左光祿大夫。天平初，遷都於鄴，以仲ＦＭ爲營構將，進號衞大將軍。出爲兗州刺史，還除將作大匠，所曆並著聲績。卒，贈驃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、青州刺史。子希良，侍御史。

煥字仲文，小字醜瑰，中書侍郎盛弟隆之後也。隆字太彝，位阜城令。隆生幕縣令謀。謀生始平太守景，名犯太祖元皇帝諱。景生東郡太守伯應。伯應生煥。煥有幹用，與酈道元俱爲李彪所知。恆州刺史穆泰據代都謀反，煥以書侍御史與任城王澄推究之。煥先驅至州，宣旨曉喻，乃執泰等。景明初，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歸附，煥以司空從事中郎爲軍司馬，與楊大眼、奚康生等迎接，仍行揚州事，賜爵容城伯。及荊蠻擾動，敕煥兼通直散騎常侍慰勞之，降者萬餘家。除梁州刺史。時武興氐楊集起舉兵作逆，敕假煥平西將軍，督別將大破集起軍。又破秦州賊呂苟兒，及斬氐王楊定。還朝，遇患卒，贈幽州刺史，謚曰昭。

子密，字希邕，少有節操。母患積年，名醫療之不愈，乃精習經方，洞閑針藥，母疾得除。由是以醫術知名。屬爾硃兆弒逆，與勃海高昂爲報復計。後從神武，封容城縣侯，位襄州刺史。

李義深

李義深，趙郡高邑人也。祖真，字令才，位中書侍郎。父紹，字嗣宗，殷州別駕。義深有當世才用，而心胸險峭，時人語曰：「劍戟森森李義深。」初以殷州別駕歸齊神武，再遷鴻臚少卿。見爾硃兆兵盛，叛歸之。兆平，神武恕其罪。遷齊州刺史，好利，多所受納。轉行梁州刺史，爲陽夏太守段業告其在州聚斂，被禁止。卒於禁所。

義深子 騊駼

子騊駼，有才辯，位兼通直散騎常侍，聘陳。陳人稱之。後爲壽陽道行台左丞，與王琳同陷陳。周末逃歸。隋開皇中爲永安郡太守、絳州長史，卒。

騊駼子 政藻

子政藻，明敏有才幹。騊駼沒陳，政藻時爲開府行參軍，判集書省事，便謝病解職，居處若在喪禮，人士稱之。開皇中，曆尚書工部員外郎，卒於宜州長史。

駒駼弟 文師

駒駼弟文師，曆中書舍人，齊郡太守。

義深弟 同軌

義深弟同軌，體貌魁岸，腰帶十圍，學綜諸經，兼該釋氏，又好醫術。年二十，舉秀才，再遷著作郎，典儀注，修國子博士。興和中，兼通直散騎常侍，使梁。梁武深耽釋學，遂集名僧於其愛敬、同泰二寺，講《涅般大品經》，引同軌豫席，兼遣其朝士議共觀聽，同軌論難久之，道俗咸以爲善。盧景裕卒，齊神武引同軌在館教諸公子，甚嘉禮之。每旦入授，日暮始歸，緇素請業者，同軌夜爲解説，四時恆爾，不以爲倦。卒，時人傷惜之，神武亦嗟悼之。贈瀛州刺史，謚曰康。

同軌弟 幼舉

同軌弟幼舉，安德太守，以貪污棄市。

幼舉弟 之良

幼舉弟之良，有幹用，位金部郎中。

之良弟 幼廉

之良弟幼廉，少寡欲，爲兒童時，初不從人家有所求請。嘗故以金寶授之，終不取，強付，輒擲之地。州牧以其蒙幼而廉，故以名焉。性聰敏，累遷齊文襄驃騎府長史。文襄薦爲濟州儀同府長史，又遷瀛州長史。齊神武行經冀部，總合河北六州文籍，商榷戶口增損，親自部分，多在馬上征責文簿，指影取備，事非一緒。幼廉應機立成，恆先期會，爲諸州准的。神武深加慰勉，乃責諸人曰：「碎卿等諸人，作得李長史一腳指不！」是時諸人並謝罪，幼廉獨前拜恩，觀者咸歎美之。神武還并州，以告文襄，文襄喜謂人曰：「吾是知人矣！」文襄嗣事，除霸府掾。時以并州王政所基，求好長史，舉者多不見納。後因大集，謂陳元康曰：「我教你好長史處，李幼廉即其人也。」遂命爲并州長史。常在文襄第內，與隴西辛術等六人，號爲館客。天保初，除太原郡太守。文宣嘗與語及楊

愔，誤稱爲楊公，以應對失宜，除濟陰郡守。累遷太僕大司農二卿、趙州大中正、大理卿，所在稱職。

後主時，和士開權重，百僚盡傾，幼廉高揖而已，由是出爲南青州刺史。主簿徐乾富而暴橫，曆政不能禁。幼廉初至，因其有犯，收系之。乾密通疏，奉黃金百挺、妓婢二十人，幼廉不受，遂殺之。罷還鄴。祖孝征執政。求紫石英于幼廉，以其南青州所出。幼廉辭無好者，固請，乃與二兩。孝征有不平之言，或以告幼廉。幼廉抗聲曰：「李幼廉結髮從宦，誓不曲意求人。天生德於予，孝征其如予何？假欲挫頓，不過遣向并州耳。」時已授並省都官尚書，辭而未報，遂發敕遣之。齊末官至三品已上，悉加儀同，獨不沾此例，語人曰：「我不作儀同，更覺爲榮。」卒，贈吏部尚書。

義深族弟 神威

義深族弟神威，幼有風裁，家業《禮》學，又善音樂，撰集樂書近百卷，卒于尚書左丞。

附 李翥

又有李翥，字彥鴻，世居柏仁，弱冠以文章知。仁齊，位東平太守。後待詔文林館，除通直散騎常侍，聘于梁。晚節頗以貪酒爲累。貧無居宅，寄止佛寺中。嘗著巾帔，終日對酒，招致賓客，風調詳雅。翥從兄子朗，才辭翥之亞，兼有吏能，位中書舍人。

論

論曰：古人云「燕、趙多奇士」，觀夫李靈兄弟，並有焉。靈則首應弓旌，道光師傅。順則器標棟幹，一時推重。孝伯風範鑒略，蓋亦過人。各能克廣門業，道風不殞，余慶之美，豈非此之謂乎。至如元忠之倜儻從橫，功名自卒；季初之家風素業，昆季兼舉。有齊之日，雅道方振。憲之子弟，特盛衣纓，豈唯戚裏是憑，固亦文雅所得。安世識具通雅，時幹之良。柟以豪俊達，鬱則儒博顯，謐之高逸，固可謂世有人焉。義深弟兄，人位兼美；子雄才官，不替門緒，茂矣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